

我的连队

王旺出院

王旺要出院了，早一天兵们就听说了。

王旺本应该还要住上两天院的，他提前出院是因为马指导员的爱人要来队。其实马指导员的爱人来不来队，本来和王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因为王旺住院，马指导员的爱人来队就和王旺扯在了一起。

马指导员以前不是指导员，是机关里的干事，机关在另一座城市的郊区。马指导员当干事那会儿，爱人是来过队的，而且不止一次，有他们的孩子，三岁的小宝做证。马指导员来到这个连队后家属还是第一次来队，因为路线不熟，要在王旺住院的那座城市换车，再来连队。王旺住院的那座城市，是一座大城市，许多南来北往的火车都要在那里换乘。于是，指导员一个电话打到了医院，让王旺出院，先去火车站接上他的家属和孩子，再把他的家属带到连队，事情就是这样。

王旺住院已经十几天了，王旺不是泡病号，他是真病了。十几天前的一个晚饭后，王旺和兵们打篮球，王旺很热爱打篮球，连队业余生活比较单调，除了打篮球就没有更好玩的了，于是兵们都爱打篮球。

王旺打球打到一半时，发现肚子疼，就下场不打了，蹲在场

连队是一个有墙的小院，有两个门，一个是西门，一个是东门，两排房子，一排是兵们的宿舍，从一班一直到五班。

边看别人打球。以前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，岔气了，或扭了肠子什么的，蹲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可是这次不行，越蹲越疼，王旺就猫着腰，捂着肚子去找卫生员。

下面有必要把连队的大致环境介绍一下。连队是一个有墙的小院，有两个门，一个是西门，一个是东门，两排房子，一排是兵们的宿舍，从一班一直到五班。另一排房子是指导员、连长等人的宿舍，卫生员的房间和食堂炊事员什么的也都在那排房子里。在战士宿舍的后面，先是一片菜地，最后就是雷达阵地。为了保密，雷达是什么型号的就不多做介绍了。总之，有一个巨大的天线，开机的时候，天线就转来转去，样子很威武，也很高大，须仰视才见。雷达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开机，这要听上面的指示，在有任务的时候，一声令下，天线就旋转起来了。上级布置任务的时候，通讯是畅通的，那时的电话还不行，没有手机也没有寻呼机，一条电话线绕来绕去，绕向不知名字的远方，而且还要经过无数个差转台接转，电话好容易要通了，信号也损失得差不多了，打电话的人只能扯开喉咙喊，就是这么喊，对方也不一定能听清楚。通讯畅通指的不是电话而是电台。电台是雷达连不可缺少的喉舌，如果把雷达比喻成千里眼的话，那么电台就可以说是顺风耳了。连队的电台昼夜二十四小时开机，上级有什么指示，或者下级请示上级什么的，都通过电台联络，当然还有译电员。译电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，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电报的内容破译出来。

王旺那天傍晚肚子疼，他猫着腰向卫生所走去，说是卫生所，其实就是卫生员的宿舍。有一个柜子，一张桌子，还有的就是卫生员的床。柜子里摆放着日常人们都熟悉的药盒子，还有注射器什么的。

卫生员是一个不爱说话、不爱活动的士兵，一天的大部分时

因为疼痛王旺失去了耐心，他咆哮道：小鸡子，我肚子疼，你听那些管什么用。

间里，就猫在卫生所兼宿舍里不出来，如果你有闲心趴着窗子向里面张望，你很容易就看到卫生员在搬捣那些药盒子，里面到底有没有药没人知道，他一会儿把这些药摆出来，又一会把这些药盒子放进去，搬上搬下，搬进搬出的，卫生员对此乐此不疲。卫生员是浙江兵，人生得很瘦小，也就是一米五几的个子，仿佛他一生下来就是当卫生员的料。不是说他的医术有多么高明，而是他的身材，在兵们的印象里，卫生员干不了什么事，他就只能当卫生员了。

先说王旺，他猫着腰，咧着嘴，一副痛苦异常的样子，他推开了卫生员的门。他说：小鸡子（卫生员的外号）我肚子疼疼死我了。

卫生员上前，费了挺大的劲把王旺弄到自己床上，王旺一米七几的个子，块头挺大，卫生员弄他不能不费一些力气。

然后卫生员就慢条斯理地为王旺量血压，又拿出听诊器，听肺听心什么的。因为疼痛王旺失去了耐心，他咆哮道：小鸡子，我肚子疼，你听那些管什么用。

直到卫生员忙活了一通才把注意力转移到王旺的肚子上，也敲了，也捏了，很专业的样子，最后诊断为岔气了。他手脚并用地让王旺在床上弯腰，吐气。

王旺仍喊：疼，疼死我了。

卫生员在一旁琢磨，琢磨了一会儿，又琢磨了一会儿，见王旺仍喊疼，且有大滴的汗珠滚落下来。

卫生员就说：那我就给你扎一针吧，止疼的。

王旺咬着牙说：那就扎一针，来点好药。

卫生员就给王旺扎了一针止疼药。半个小时后，王旺果然不那么疼了，他还自己从床上爬下来，仍不敢把腰挺直，他就半弯着腰拍拍卫生员的肩说了声：小鸡子，那我就走了。

这时打球的兵们已经散场了，有的去活动室看电视，有的回宿舍了。王旺回到宿舍后就躺下睡了。半夜时分，王旺又被痛醒了，这次疼痛要比上次猛烈了许多，爹一声娘一声的。同宿舍的陈平就疯跑着去叫卫生员。

卫生员来了，连长、指导员也来了。他们都很重视地围在王旺床边。卫生员仍不急不躁地量血压，听心、听肺。疼痛难忍的王旺再也忍不住了，指着卫生员：你个小鸡子，要是把我耽误了，看我不捏死你。王旺是东北籍的兵，平时说话很形象，有时也粗野一些。

卫生员见王旺这么说，就不敢再提议扎止疼针了，而是求救似的望着连长和指导员。

连长和指导员就紧急商量，商量的结果是把王旺送到部队医院去。部队医院在另一座城市，距离这里还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。

就这样，连长喊醒了司机肖石，司机肖石长得跟雷锋的样子很接近，一张娃娃脸，总是笑眯眯的样子，兵们就喊他肖雷锋。司机肖石可一点也不像雷锋那样做好人好事，他除了捣鼓那辆十几年前的老解放，平时什么也不干。那辆老解放，也是真老了，三天两头地趴窝，不是这有毛病，就是那里不好用。总之，它没有几天好的时候。

起初，半夜三更的把司机肖石叫起来，他还挺有意见，但得知王旺生病了，就一点意见也没有了。肖石也是东北兵，平时和王旺两人关系很好，别说半夜，就是啥时候送一趟王旺他也没意见。于是，他立马就去发动汽车：“嘎嘎嘎”又“嘎嘎嘎”，好不容易车算是发动着了。

连长、卫生员、指导员等人七手八脚地把王旺扶上了“老解放”，老解放车就呼啸着，气喘着向县城的火车站驶去。

最后又由卫生员护送王旺，坐了两三个小时的火车，赶到了

连长带头笑，兵们见连长都笑了，也就跟着一起笑。

有部队医院的那座城市。

两天以后，卫生员一个人回来了，人们才知道王旺的病是阑尾炎，已经手术了，现在就住在那家部队医院里。

直到王旺回来，人们才知道了更多的细节，王旺的阑尾炎差一点耽误了，如果发展成穿孔后果可就严重了。

王旺出院后仍心有余悸地说：啥破卫生员，狗鸡巴不是，他真要把我耽误了，看我不捏死他。

以后卫生员不管谁去找他看病，他果然不敢胡乱扎针了，而是去请示连长、指导员，这就给兵们泡病号，去医院见一位叫白晓的护士创造了条件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。

王旺出院了，且领回了指导员的家属和孩子，这在连队一年当中也算成一件大事。连长、指导员家属都是城里人，有工作，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，来连队一趟不容易，况且指导员家属又是第一次来连队。

这么大的事本应该老解放去车站接的，可自从上次肖石开着老解放去送王旺回来后就趴窝了，不论肖石怎么捣鼓，就是打着火。气得肖石一脚又一脚地去踹它，一边踹一边骂：妈的，这破车，该死的东西。

好在这辆老解放只是连队的生活用车，不去执行什么军事任务，误不了什么大事。趴窝就趴窝吧。连长这人有先见之明，几年前花了二百元买了一辆驴车，又花了三百元买了一头驴，因此，连队就有了一辆驴车。驴是老驴，走不快，但还能跑。这次指导员家属、孩子来队，指导员就赶着驴车亲自去车站接了。

指导员赶着驴车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正午了，指导员在车下走，王旺和指导员家属、孩子坐在驴车上，兵们远远地就看到了。连长带头笑，兵们见连长都笑了，也就跟着一起笑。有几个心急的兵，还迎了过去，接过指导员手里的鞭子，拼命地去抽打驴的

后来小宝在窗帘后面就没有声音了，估计是让马刚和杨莎齐心协力地哄睡了。

屁股，老驴拉着车，终于气喘吁吁地回来了。

兵们就鼓掌，很不整齐，各拍各的。

指导员的家属抱着孩子就从驴车上下来了，还红了脸。

马刚的爱人来队

指导员叫马刚，家属叫杨莎，儿子叫小宝。杨莎是小学老师，她只能在学生们放暑假的时候来队探望丈夫。

马刚是湖北人，杨莎是湖北武汉人。马刚个子不高，很黑也很瘦，杨莎和马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人很白，个子也很高，梳着当时很流行的披肩长发，穿花裙子，高跟鞋，走在街上，没人相信，她会是三岁孩子的母亲。于是在兵们的眼里，杨莎和马刚很不相配。

杨莎来队的时候正是七月份的中午，天气很热，吃完饭的时候，也是中午。大夏天的中午，兵们都要午睡，雷达不开机的中午，连队很安静，任白花花的太阳流泻下来。杨莎刚来队，旅途的劳累，又是大中午的，肯定是要休息的。

指导员宿舍那件印有熊猫和竹子图案的窗帘就拉上了。以前指导员马刚午睡是不拉窗帘的，这样有利于通风，人睡着了就很凉快。如今马刚就把窗帘拉上了。刚开始，他们的儿子小宝显得很亢奋，满院子里跑，这瞅瞅那看看，他还没和兵们熟悉，有兵逗他，他也不理。指导员把他扯进宿舍，刚开始他还有些不情愿，吱吱地叫，也不怎么理睬马刚。马刚扯着小宝的膀子就一遍遍地说：连爸爸你都不认识了。

后来小宝在窗帘后面就没有声音了，估计是让马刚和杨莎齐心协力地哄睡了。

那天中午，兵们很少有午睡的，都聚在连队院子里那棵梧桐

树下听王旺讲医院里的事。

王旺说：你们知道吗，手术前是要“备皮”的。

兵们不知道“备皮”指的是什么，很惘然地望着王旺。

王旺这回讲得就更通俗了一些：“备皮”就是把毛剃掉，免得感染。说到这王旺还指了指自己的下身。

兵们终于明白了，嗷叫了一声之后，便用目光去看王旺的那个地方。

王旺又说：连想都没想到，给我“备皮”的是个姑娘。

兵们这回都瞪大了眼睛，和王旺同宿舍的陈平就说：真的，那你就让她“备”了。

王旺：不“备”咋办，一给你推进手术室你就说了不算了。

兵们就屏了气息，十二分羡慕地去望王旺。

王旺又说：后来我知道给我“备皮”的护士叫白晓，刚从护校毕业。

有兵又说：那她一定还没结婚。

王旺不屑地 废话 她才十八岁 知道嘛 十八岁！

兵们就更加羡慕地去望王旺了，一个十八岁的护士，给王旺那个地方“备皮”了，难道还不让兵们羡慕么。

王旺在兵们羡慕的目光中望着远处，悠远地说：白晓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。

具体怎么漂亮他不再往下说了，任由兵们展开丰富的联想，一位漂亮的姑娘，而且年仅十八岁，拿着刀子在王旺那个地方“备皮”。此情此景 早已让兵们眼馋心跳了。

后来兵们便把目光定在指导员的窗帘上，有风，是微风，熊猫和竹子在窗帘的引导下就一飘一动的，

中午的阳光很热，也很亮，兵们都眯了眼睛，虚虚地向那边望。

连长的宿舍和指导员的宿舍连在一起，连长的家属没来，他宿舍的窗帘自然不用拉上。连长的午睡显得很踏实，不停地起来喝水，不停地扇扇子，因此，连长显得很烦躁。还不到两点，连长就起床了，先是去了一趟厕所，厕所与连长的宿舍和兵们的宿舍是等距离的。从厕所回来后，连长就蹲在连部门口看地上爬着的蚂蚁，然后就不停地清理嗓子，连长的喉咙很不舒服的样子，在指导员家属住的那二十几天时间里，连长一有空就清理嗓子，直到指导员家属走了之后，连长清理嗓子的毛病才彻底消失。

连长是连里土生土长起来的，先是当战士，后来当排长，后来又当技师，最后才当连长。这么多年，连长的家属就来过连队一次，长得什么样，新兵没见过，年老的一些兵见过，却已想不起来长得是什么模样了。因为那次连长的家属来队，一共在这里待了三天，好像是出差路过这里。然后便再也没有来过。每年都是连长回去，大都是春节前后，在家里住上一月大半月的便又回来了。在兵们面前，连长从不提家属。在连长的房间里的桌子上，以前放过一张女儿的照片，那是周岁照片，很文静的一个小女孩，后来也不知去向了。

指导员终于拉开了窗帘，露出了一家人活动的身影，家属在洗脸，小宝扒着窗子好奇地向兵们这边看，指导员一会蹲下，一会站起的不知在忙些什么。

三点的时候，指导员终于出来了，他的表情是笑着的，眼神也很有光泽的样子。他带着兵们就去菜地了。每年夏季，连队都要自己种菜，茄子、土豆、西红柿什么的。连队没有开机任务的时候，连长、指导员就会带着兵们在菜地里忙活，整个夏天，连队吃菜，大都是自己种的菜。城市兵刚开始觉得还很新鲜，情绪很高地随在连长、指导员屁股后面浇水、锄地的。农村兵则一脸的不屑，这一切他们从小看到大，现在又看都烦了。烦归烦，该

连长带队出西门还是出东门，这要依据连长的心情而定，连长高兴了，就出东门，不高兴则出西门。

干还得干，一切行动听指挥嘛，后来城市兵也烦了，那样子比农村兵还要烦。

那天下午，兵们的情绪都很愉快，不论新兵老兵，一律都很愿意和指导员说话，嫂子长嫂子短地询问一些指导员家属的情况。指导员就一一答了。兵们不时地抬起头，望一眼指导员的宿舍，宿舍在兵们的眼里已经很模糊了，但兵们还是自然不自然地抬头望上一望。

王旺刚从医院里回来，指导员特批他休息半个月，他就站在地头上，讲医院里的事，还讲“备皮”，兵们再次笑，指导员也笑，惟有连长不笑。

那天晚上，吃过饭不久，指导员带着小宝来到连队活动室和兵们一起看了一会儿电视。电视里演的“射雕英雄传”小宝也熟了，在兵们中间串来串去。兵们把最前排的位置让给了指导员的家属，家属带着洗发香波的气味坐了一会儿，她说武汉这片子早就播过了，便带着小宝回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指导员也走了。以前指导员可不是这样，他要一直等到两集电视剧播完，他才走。指导员一走，兵们的情绪似乎也很不稳定，出来进去的。当两集电视剧播完，兵们走出活动室时，发现指导员房间的灯已经熄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连长吹响出操哨的时候，指导员已经起床了，他一边系着扣子，一边往队列里走。连长就说：老马，你休息吧。连长一直称指导员为老马，指导员则称连长为老龚，连长姓龚。

指导员就说：没事，没事。

指导员房间的窗帘仍是拉着的，可以想象，指导员的家属还没有起床。

接下来，连长就带着兵们跑操，先是在院子里跑，然后就出大门，跑到外面马路上去。连长带队出西门还是出东门，这要依据连长的心情而定，连长高兴了，就出东门，不高兴则出西门。

指导员家属来队的第二天，指导员果然就
不出操了，兵们跑步回来，才见指导员睡
眼惺忪地起床。

兵们都愿意出东门。出东门，可以看到一位长得挺漂亮的姑娘，那位姑娘在县城里上班，每天兵们出操的时候，正是她上班的时间，骑着单车，一路摇着车铃，在兵们的身边骑过去。今天，连长就带着队伍出了西门，看样子连长的情绪不太好。

指导员家属来队的第二天，指导员果然就
不出操了，兵们跑步回来，才见指导员睡眼惺忪地起床。

细心的兵们，发现指导员家属来队之后，他也有了些许的变化，最明显的是，指导员总显得睡眠不足的样子，精神就不振作，总是不断地打着哈欠。

有一个老兵在背后就说：指导员抗旱呢。刚开始兵们不懂，但看了老兵的神色就懂了，于是兵们就很有内容地笑。

白天的时候，兵们见了杨莎目光中就有许多内容。

杨莎来队的第三天，便开始洗东西，她不知为什么总有东西可洗，先是指导员和自己的衣服，花花绿绿地洗了，又繁华地挂出来了，最后又把被、褥拆洗了。

每次杨莎去水房洗东西时，水房里都挤满了洗东西的兵们。他们和杨莎搭讪着，就是没有东西可洗的，也要进到水房里，洗一洗手或擦擦脸什么的，然后抽空冲杨莎说一句：洗衣服哇嫂子。杨莎就应了。

小宝和兵们熟了，一起打闹在一起。兵们有时带着小宝各处转一转。有一天晚上，有兵还把小宝带到了宿舍，和这个兵挤在一张床上，小宝扬言要在这里睡。

这个兵就很有内容地问小宝：小宝你晚上睡觉是妈妈搂还是爸爸搂。

小宝说 谁也不搂。

半晌小宝又补充道 我妈搂我爸睡。

兵们就很有内容地笑开了。

她从不向战士们这边看，目不斜视，很高傲的样子。

杨莎在来队的二十几天时间里，兵们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感染了。直到杨莎离开连队，指导员不再打哈欠了，兵们的那种情绪才慢慢消失。

骑单车的姑娘

每天早晨兵们出操的时间正是骑单车的姑娘上班的时候，姑娘似乎很想引起兵们的注意，每次骑到连队门口，便开始摇车铃，引得兵们便对她侧目，这时，她从不向战士们这边看，目不斜视，很高傲的样子。

每次姑娘骑着单车从出操的兵们身边经过时，本来跑得很整齐的队伍，脚步声明显杂沓起来，兵们的脖子都一律向一个方向扭着。每天早晨都是连长出操带队，在姑娘出现前，连长似乎已有准备，把口号喊得很响，兵们的口号也出奇地响亮。但每次姑娘经过，脚步还是杂沓下去。直到姑娘消失，铃声也消失，连长又声嘶力竭地喊过几遍口号之后，脚步声才重新又整齐起来。

也有过偶然的时候，兵们出操并没有看见姑娘。收操后，兵们的动作都出奇的麻利，马上端了脸盆到水房里打水，水房并没有几只龙头，容不下更多的兵洗脸。以前后来的兵宁可等也不愿意端着脸盆在外面洗脸，这次都不一样，把水打出来，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，目光有意无意地望向东门方向。果然，姑娘的身影出现了，车铃已经摇响，兵们洗脸刷牙的动作就很夸张。

连长每天早晨从不急于洗脸刷牙，而是要先吹一曲笛子，连长酷爱吹笛子，据说在团机关文艺调演中还得过第一名。当年连长提干也和吹笛子有关，团里为了保留文艺骨干，便把连长从战士直接提干了。连长的笛子果然吹得很有功夫，连长要是心情愉快，笛音自然也和平清朗，让人感受到森林里的百鸟在歌唱。连

连长洗完脸刷牙，就是吃早饭的时间

长要是心情不好，便让人感到满天的乌云密布，且雷声滚滚。这样的時候，连长的脸色一天都是阴沉着。连长是一位不太爱说话的人，没事就蹲在墙角想心事，没人知道连长想的是什么，于是，兵们都认为连长这人很深，不好琢磨，平时都有些怕他。

兵们的脸大都洗过了，连长才甩甩笛子，把吹到笛子身体里的唾液什么的甩出去，然后才洗脸刷牙。连长洗完脸刷牙，就是吃早饭的时间。吃完早饭，一天的工作才正式开始，早晨的一切只是一个铺垫，或序曲。一天的工作大体分为几点，要么战备值班，要么劳动，要么政治或业务学习，有时这几样也交替着进行。

在这种单调的日子里，兵们就盼望着傍晚早些来临，只有到了晚饭后这段时间兵们才可以自己支配，重要的是，每天晚饭后也是骑单车的姑娘下班的时候，天气好的话，她便披着满身的晚霞，摇着车铃，快快乐乐地回来。姑娘的家住在离连队不远的一个小村里，村子不大，大约也三几十户人家，连长和那个村的村长熟悉，经常被村长请去喝酒，研究军民共建的事，有时村长也来到连里，提上一瓶酒，到连长的宿舍里喝酒。连长这时就让炊事班炒上两个菜，端到宿舍里，没人知道连长和村长都说些什么。喝完酒之后，村长和连长的脚步是踉跄的，连长会一直把村长送出连队的东门，相互很哥们儿地拍着肩膀，村长就一路高低不平地走同村子里。

连队东门那条路，村人和兵们都叫军民共建路，是村里和连队共同修建的。在那几年军民共建的事情里，大约只有这条路算是共建的结果。

那年夏天一连下了几场大雨，把军民共建路冲得坑坑洼洼。起初并没有引起兵们的重视，直到有一天，兵们出操，看见骑单车的姑娘在一个坑洼前掉下车来，把一双洁净的皮鞋弄得全是烂

那天傍晚，姑娘下班时，车铃摇得很响，兵们一直这么认为。

泥。这是早晨的事。

中午的时候，老兵李胜利扛着铁锹一摇三晃地来到路旁，修整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的路，他一边修还一边自言自语：出操要是崴了脚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又有两个兵扛着工具过来，加入到了修路的行列。接下来，差不多全连的兵都加入到了修路的行列，他们一边修一边说：军民共建路呢。很快，路就焕然一新了。

那天傍晚，姑娘下班时，车铃摇得很响，兵们一直这么认为。

晚上看完“射雕英雄传”之后，连长奇怪地点了一次名，就是召集全连站着开了一次会，连长狠狠地把老兵李胜利表扬了一回。这在李胜利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，李胜利已经当满四年兵了，到秋天的时候就该复员了。李胜利是城市入伍的兵，他当兵的目的很实际，就是回去能找一份固定的工作。当新兵那会儿，他也积极地努力过，争取入个党什么的可是他只三分钟热血，做好人好事又坚持不下去了。和平年代的军营想有所突出表现的确不容易，比别人早起一些扫院子，还有平时严格要求自己，做听连长、指导员话的好战士，这些一般人都能做到，李胜利也做到了，却并不突出，连长、指导员也很少表扬他。李胜利的热情就消退了，随着兵龄的增长，李胜利对积极要求进步什么的已经麻木了，连长的表扬，让他感到的不是高兴，而是说不出的不舒服。

躺在床上，他就冲同宿舍的王旺和司机肖石说：我操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

王旺和肖石就笑。

李胜利又说：我都快复员了，还没住过医院呢，赶明个我也去医院住两天去。

王旺就像过来人似的说：去吧，医院很好玩。

肖石说李老兵，你也要“备皮”嘛。

还没等兵们反应过来，李胜利已经走到了姑娘的面前。

李胜利就在被窝里说：“备皮”得手术，我又不用手术。

王旺就梦呓似地说：护士白晓才十八岁。

王旺说完这句，半晌没人说话。

久久之后，肖石又说：白晓有那个姑娘漂亮吗？

王旺说：我看差不多。

在这之后，便没人说话了。三个人在床上折腾了许久，床板也跟着响了许多，才慢慢地睡去。

又是一天傍晚，兵们又都走出宿舍，身披晚霞，冲着东方说一些天气之类的话，那个姑娘摇着车铃下班了。突然，车铃不响了，姑娘下车查看，原来是自行车坏了。姑娘很着急的样子，却一时半会儿不见修好，兵们就都睁大眼睛伸着脖子向姑娘张望。这时，李胜利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一耸一耸地向姑娘走过去，还没等兵们反应过来，李胜利已经走到了姑娘的面前。他蹲下身开始帮姑娘修车，还一边和姑娘说着话。小故障，就是车链子掉了下来，很快就修好了，姑娘走时，兵们真切地看到，姑娘冲李胜利笑了笑，还招了手。

李胜利走回来时，一脸的轻描淡写，沾着两手油污，就那么夸张地举着。人们这才从李胜利嘴里知道，姑娘叫于莉，在县里的邮局上班。

李胜利那双曾沾满过姑娘自行车链条油污的手，夸张地举了好几天。

那一次，连长并没有表扬李胜利，脸色阴沉着不见一丝晴空。正眼也不瞅李胜利一眼，李胜利就暗自嘀咕：我怎么了？

李胜利住院

李胜利要住院，他逢人就说：我都是老兵了，就要复员了，

没病的兵想住成医院也不是件易事。

我怕谁。

后来他就说：头晕，晕得很厉害。李胜利说完就做出一副要倒下的样子。

王旺出院以后，“备皮”这一用语广泛地在连队流行起来，兵们相互开玩笑，也把这一医学用语穿插其间。一个兵这件事没做好，另一个兵就说：你是不是想“备皮”了。兵们听了就笑。被说的兵就满脸涨红地说：你才想“备皮”呢。“备皮备皮”就这样在连队广泛流传着。

还有十八岁的护士白晓，在王旺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中，白晓已经活生生地站立在兵们的面前，她穿着白色的医院护士服，手执一把锋利的刀，亭亭玉立地站在兵们的面前，仿佛她在问兵们：你想“备皮”吗？这种想象雷一样击在兵们的心里，兵们都快承受不住了。

以前也有一些老兵泡病号，想借住医院的机会去外面散散心。当了四年兵，一直在连队里待着，这期间探过一次家，时间也就是十天半月的，匆匆地去，又匆匆地回。当了四年的老兵，该进步的已经进步了，像当了班长，入了党什么的，没进步的再想进步已经不容易了。形象已经在连长、指导员和兵们的心目中定型了，你就是那样的兵了。

泡病号的老兵，往往能过了连长、指导员这一关，却过不了医院那一关，医生可不是吃素的，一检查就知道了。没病的兵想住成医院也不是件易事。大多时候，泡病号的阴谋早早地就被连长、指导员粉碎了。

李胜利铁了心要去住院，他一天要找卫生员三次，见到卫生员就说：头晕，晕得厉害。然后他就一头倒在卫生员的床上。

卫生员照例慢条斯理地给他量血压，听心听肺。然后卫生员就扎着手说：李胜利你没什么呀。

泡病号的兵，听连长这么一说，第二天
“病”自己就好了。

李胜利仍说：头晕，快晕死我了。

卫生员就更加认真地说：你真的没什么。

李胜利就不高兴了，指着卫生员的鼻子说：小鸡子，王旺肚子痛你也说没什么，阑尾不还是割了。你要是耽误了我的病，看我不捏死你。

李胜利这么一说，卫生员就不敢再说什么了，人人都说要捏死卫生员是有道理的，卫生员一米五几的个子，瘦瘦小小的，最小号的军服穿在身上仍显大，于是就把袖口和裤腿挽起来，袖口又时常掉下来，遮住了卫生员的双手，大部分时候，卫生员的形象似一个稻草人，无声无息的样子。站在高大的兵们中间，兵们就有了要捏死他的欲望。兵们一说要捏死他，他就不说话了，垂下眼皮，一副等着挨捏的样子。

连长、指导员就一起来给李胜利“会诊”。指导员在家属走后已经恢复了以往的气色，他笑咪咪地冲李胜利说：你头怎么晕？

李胜利就说：天旋地转。

连长的脸沉着，背着手不看李胜利而看窗外。

指导员又说：非得去住院？

李胜利说：我要住院，不住院就这么复员，我这病不能带回家去。

指导员就咽口唾液。

连长说话了，他说话的时候，仍不看李胜利，仍望着窗外。

连长说：让你去住院，医院要是不收你，你可就是泡病号，回来要给你处分的。

一般情况下，连长这么一说，泡病号的兵一定会打退堂鼓，要是医院不收，回来挨个处分，弄不好复员回去工作都不好找。泡病号的兵，听连长这么一说，第二天“病”自己就好了。连长冲李胜利说完，李胜利不仅没有打退堂鼓，反而更加十二分肯定

地说：行，就这么办吧。

于是李胜利就去住院了。

李胜利住院，肖石开着的那辆老解放仍然在趴窝，是肖石赶着驴车把李胜利送到了火车站。

肖石和李胜利分手时仍心有余悸地说：你小子，要不跟我回去吧，弄个处分不值。

李胜利满脸微笑地说：怎么会住不上院呢。

李胜利说完就像一只出笼的鸟儿一样，一头扎进火车站，买票，乘车了。

李胜利不知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，医院他是住上了，而且比王旺住的时间还长，一住就是二十天。

二十天后，李胜利出院了，他出院的时候谁也不知道，他自己从火车站走回来的。

在这期间，肖石把那辆老解放车弄好了两次，又坏了两次，现在又趴窝了。

李胜利走进连里，没有马上回宿舍，而是径直来到了连部，把出院证明什么的放在了连长、指导员面前。连长正在看报纸，指导员正在读家属来信。

李胜利就说：我回来了。

指导员说头不晕了。

李胜利笑着说：治好了，不好我怎么能出院呢。

出院证明上写着：神经性头晕已治愈。

连长没看那份出院证明，也没看李胜利，他头也不抬地说：你回去吧。

李胜利就回到了宿舍。

兵们就围满了李胜利的宿舍。

王旺第一个发问 他问 见到白晓了吗？